



# 霧海孤帆

卡达耶夫著

# 霧海孤帆

卡达耶夫著  
朱明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 霧 海 孤 帆

〔苏〕卡达耶夫著

朱 明 譯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殿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850×1168 1/32 10 3/8印張 14 插頁 221,000字

1956年7月北京第1版 195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6)1.60元

## 內 容 提 要

敖德薩的兩個男孩子——一个小漁夫和一个中学預備生，在同一天，在不同的環境里遇見起義裝甲艦“波將金號”的水手朱可夫以後，兩人的生活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且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中貢獻出他們的一分力量。書中生動而細膩地描寫了他們的勇敢、機智，描寫了他們如何幫助革命黨人作戰，最後又如何幫助朱可夫逃出監獄，離開險境。他們的忠誠的友誼和高貴的品質是值得我國青少年學習的。

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  
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И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 主要人物表

彼得·巴切伊(爱称彼嘉, 卑称彼吉卡)——中学预备生。

帕夫里克·巴切伊(卑称帕夫卡)——彼嘉的弟弟。

瓦西里·彼得洛维奇·巴切伊——彼嘉的父亲, 中学教员。

塔佳娜·依万诺夫娜——彼嘉的姑母。

卡甫立克(卑称卡甫留哈)——小渔夫。

介连吉——卡甫立克的哥哥。

莫佳(卑称莫吉卡)——介连吉的女儿。

祖父——卡甫立克的祖父, 老渔夫。

罗瓊·朱可夫——起义装甲艦波將金号上的水手。

杜娘——巴切伊家里的女僕。

斯篤洛任科太太——菜市的魚商。

黑鬍子——特务。

警察署長。

## 目 次

1. 告別.....	5
2. 海.....	12
3. 草原.....	19
4. 飲馬.....	25
5. 逃兵.....	31
6. 屠格涅夫号輪船.....	38
7. 照片.....	44
8. “有人掉在水里了!”.....	54
9. 敖德薩之夜.....	62
10. 家.....	69
11. 卡甫立克.....	74
12. “这也算得一匹馬!”.....	82
13. 斯篤洛任科太太.....	89
14. “下級仕官”.....	96

15.	在海上	103
16.	“砲手,開火!”	110
17.	射击場的老板	115
18.	問答	123
19.	一斤半黑面包	130
20.	早晨	135
21.	千真万确	141
22.	近磨坊	148
23.	卡甫立克叔叔	157
24.	爱情	162
25.	“把我拐跑啦”	170
26.	追捕	177
27.	祖父	183
28.	固执的姑母	189
29.	亞歷山大区警察署	196
30.	預备班	205
31.	砲架上的木箱	212
32.	迷霧	218
33.	扣子	225
34.	在地下室里	235
35.	光荣的債務	244
36.	沉重的背包	249
37.	炸彈	255
38.	戰鬥司令部	262
39.	暴行	270
40.	軍服	280



41.	聖誕樹	283
42.	古里河廣場	292
43.	帆	299
44.	五一集會	308
45.	一路順風	320

## 1. 告 別

早晨約摸五點鐘光景，号角聲在農場的牲畜欄里響起來了。

這個尖銳刺耳的聲音好像碎成了一縷縷的細絲，穿過杏園，飄過渺無人跡的草原，一直飛到海邊；然後，那逐漸消失的回聲在懸崖峭壁間長久地、淒涼地縈繞着。

這是驛車出發的第一個信號。

什么都完了。到了辛酸的告別的時候了。

其實向誰去告別呢？避暑的客人為數不多，最近發生的事件把他們吓慌了，他們在仲夏的時候就開始離去了。

現在剩下的避暑客人只有放德薩一個姓巴切伊的教員的一家子  
三男一女和兩個男孩子：一個三歲半，一個八歲半。大的叫彼嘉，小  
的叫阿克。可是他們今天也要離開別墅了。

那号角就是為他們吹的，那兩匹大黑馬也是為他們從馬廄里牽

彼嘉在号声响起以前，老早就睜开了眼。他睡的很不踏实。后来，小鳥的啾啾声把他吵醒了。他穿上衣裳走到外面去。

花園、草原、庭院都浸在冷森森的陰影里。太陽已經从海里升起來了，但是峻峭的懸崖还遮着它。

彼嘉身上是城里的節日打扮，从这套衣裳就可以看出他在一个夏天里長高了許多：他穿着藍哩噠海軍服，翻領上鑲着白边，短褲，長統綫袜，帶扣子的皮鞋，戴着一頂寬边的圓草帽。

彼嘉冻得縮着脖子，慢慢地順着農場繞了一圈，向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角落告別，在这些地方和这些角落里，彼嘉过了一个挺有趣的夏天。

彼嘉整个夏天几乎完全光着身子跑來跑去。他晒黑了，黑的像一个印第安人；他習慣了光着脚板在荆棘里走來走去，他一天要洗三次海水浴。在海岸上，他用海里的紅色粘土从头到脚塗滿全身，在胸部的粘土上彫出一些花紋，有时他在蓬乱的頭髮里插上几根蔚藍色的羽毛——就是那种美丽得像神話里的仙鳥一样，在懸崖上做巢的鳥兒的羽毛——看起來就更像一个紅种人。而現在呢，在过完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之后，又穿上窄小的哩噠海軍服、扎肉的長統袜子、磨脚的皮鞋，戴上这頂大草帽——草帽的松緊帶直磨耳朵，还勒着脖子！……

彼嘉把帽子摘下來，掀到背后去。現在帽子像一个筐子似的，在背上搖搨。

一对肥壯的鴨子走過來，兴高彩烈地呱呱叫着，牠們輕蔑地看了这个盛裝的孩子一眼，好像見了生人一样，双双从籬笆底下鑽出去了。

这是示威呢，还是真沒有認出他來？不管怎样，彼嘉突然觉得那样难过，那样伤心，几乎要哭出聲來了。

他整个心灵感觉到，在这个冷落的、空虚的、清晨的世界里，他是一个陌生人。甚至於菜園角上的土坑——一个奇異的深坑，在坑底点一堆篝火烤土豆吃，又神秘，又好玩，——彷彿也成了陌生的了。

太陽越升越高。

虽然庭院和花園还在陰影里，但是晨曦已經射到看守人的土房蘆葦頂上的紅色、黃色和淡青色的南瓜上，抹上了一層明晃晃的、清冷的光輝。

睡眼惺忪的厨娘，穿着格子土布裙子和亞麻布短衫，短衫上繡着黑色和紅色的小十字，蓬松的头髮上插了一把鉄梳子，她拿着茶爐在門坎上磕着，把昨天的焦炭倒出來。

彼嘉在厨娘面前站了一会兒，睜着她滿是皺折的脖子上的項圈珠子在跳动。

“要走了么？”她冷漠地問。

“要走了，”彼嘉回答，声音有点發抖。

“一路平安。”

她走到水桶旁边，用格子土布的裙緣裹着手，把木塞拔出來了。

一大股清水弯弯地射到地上。地面上濺起了明亮的水珠，一顆顆的水珠都裹上一層灰色塵土滾開去。

厨娘把茶爐湊到水流下。茶爐嘆息一声，裝進了清涼而沉重的水。

不，無論在誰那兒也找不到一点同情！

在木槌球場上，在草場上，在亭子里——到处都是黯然不欢的寂靜，走到哪里也不見一个人。

但是，还在不久以前，这里是多么快乐，多么熱鬧呀！这里有多少个好看的女孩子和淘气的男孩子呀！一天到晚就是惡作劇、爭吵、遊戲、打架、吵嘴、講和、接吻、交朋友！

農場主人魯道夫·卡尔洛維契在他太太魯薔滋·佛朗切夫娜过生日那一天，給避暑的客人开了一个了不起的遊園會。

彼嘉永远也忘不了这个節日。

一清早，就在杏樹底下擺了一張大餐桌，餐桌上擺滿了一束一束的野花。桌子中間是一个像自行車輪一樣大的蛋糕。

松軟的，撒着厚厚一層糖粉的蛋糕上，点着三十五根洋蠟，表明了女主人的年齡。

所有的避暑客人都被請到杏樹底下來喝早茶。

这个日子开始得那样隆重，而且这种气氛一直保持下來；晚上又举行了兒童化裝舞會，最后还有音乐和焰火。

所有的兒童都穿上了老早准备好的化裝用的衣服。女孩子們一个一个都成了水妖和茨岡<sup>⊖</sup>，男孩子們成了印第安人、强盜、清朝的中國官吏、水手。每一个孩子都穿着華麗鮮艷的、五顏六色的布衣服或紙衣服。

裙子和斗篷的蠟紙在悉悉綽綽地响，人造的玫瑰花在鉛絲莖上搖曳，鈴鼓的綢帶在飛舞。

但是最出色的服裝——当然啦，当然是彼嘉的服裝！父親整整化了兩天時間來親手做它，在做的时候，他的夾鼻眼鏡动不动就往下掉。他眯着近視眼，老碰翻膠水，一面在鬍子底下喃喃地詛咒这种“胡鬧的玩法”的發起人；总而言之，他处处在表明他对这个“愚蠢的玩藝”的厭惡。

当然，他是在耍滑頭。老实說，他就是怕衣服做不好，怕丟臉。他下的功夫可真不少！——随你怎样說都行！——衣服可是做得真出色。

---

⊖ 茨岡是一种过流浪生活的民族。——譯者

这是用金銀紙貼在鉛絲骨架上做成的武士盔甲。头盔上面还飾着華麗的羽毛，跟瓦爾脫·司各特<sup>⊖</sup>的書里的武士完全一樣。护眼甲还能打开、盖上。

这套服裝是那样出众，使得彼嘉当时就被排在第二对，跟避暑别墅最美丽的女孩卓姬配对，她穿的是一套仙女的粉紅色服裝。

他們手拉着手，在滿掛着中國燈籠的花園里繞了一圈。花園里的灌木叢被焰火的紅紅綠綠的煙云照得亮晃晃的，在神秘的黑暗中忽此忽彼的閃出來。玻璃罩擋着的燭光底下，大人們在吃晚飯。飛蛾从四面八方向亮光飛來，燒坏了翅膀就掉在桌子上。

四支火箭射起來了，嘶嘶地响着，从焰火的濃烟里吃力地爬上山去。

但是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有月亮呢。这是彼嘉和卓姬走到花園尽头时忽然發現的。穿过樹叶空隙照下來的月光是那样清澈，那样神妙，使得卓姬的眼白都染上了藍色；一棵老杏樹底下的木桶里的黑黝黝的水也閃爍着同样的藍光，水面上还漂着一艘不知是誰的玩具船。

就在这个时候，这一对孩子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忽然親了一下嘴，他們親完嘴以后，难为情得一面大声喊叫，一面乱跑，一直跑到后院才停下來。在后院里，一羣來向女主人祝賀的雇農正在那兒喝酒跳舞。

从傭人的厨房里搬到外面來的松木桌子上，擺上了一桶啤酒、兩罈官酒、一盤燒魚和一个小麥面包。醉醺醺的厨娘穿着新印花布鑲边短衫，气呼呼地在給雇農們盛魚、倒酒。一个拉手風琴的人敞着短外套，張开兩腿，在椅子上來回搖晃，撥弄着手風琴的低音紐，發出來

---

⊖ 瓦爾脫·司各特(1771-1832)，蘇格蘭歷史小說家。——譯者

的聲音好像給窒息住了似的。

兩個腰板直挺挺的、面孔沒有什麼表情的小伙子互相抱着腰，轉着腳後跟，在跳波爾卡舞。幾個女雇農，繫着沒下過水的新頭巾，兩頰擦上了番茄汁（為了俏皮和使得皮膚柔軟），穿着窄小的鹿皮鞋，擁抱着站在那裡。

魯道夫·卡爾洛維契和魯薏滋·佛朗切夫娜被一個雇農逼着一步步向後倒退。

那個雇農已經喝得爛醉了。好幾個人抓住他的手。他拚命想掙脫。血從鼻子里流到撕成兩半的節日衣服上，他用可怕的話咒罵着。

他嚎啕大哭。這兇狠的、几乎是瘋狂的哭聲使他喘不過氣來，他像在夢中一樣，把牙齒咬得格支格支地响，大聲叫道：

“做了兩個月的苦工，就給三盧布五十戈比！……好個沒良心的畜生！放開手，讓我過去瞧瞧這個王八蛋！做做好人罷，放開手讓我過去，我要跟他拚命！給我一盒洋火，讓我到草堆旁邊去：我叫他們熱鬧一下！……可惜你沒有碰上格利什卡·柯托夫斯基①，壞種！”

月光在他往上直翻的眼睛里閃耀着。

“你，你，你，”魯道夫·卡爾洛維契一面倒退，一面咕噥說。“你小心，加夫利拉，不要太放肆了，你可要知道，現在說這種話要上絞架的。”

“讓你絞吧！”雇農喘吁吁地大叫。“你為什麼不絞我？讓你絞吧，喝我的血！喝吧！……”

這情景是那麼可怕，那麼不可理解，特別是跟這個奇妙的節日怎麼也聯繫不起來，弄得小孩子們扭過頭來就跑，一面跑，一面喊，說加

---

① 即格黎戈里·柯托夫斯基（1887-1925），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一九〇五年前後他曾領導過比薩拉比亞的農民與地主進行鬥爭。——譯者

夫利拉要殺死魯道夫·卡尔洛維契，要放火燒農場。

這一下，整個別墅都慌亂了。

父母趕緊把孩子們領回房間去。到處都把門窗關嚴了，好像暴風雨就要來臨似的。到這裡來小住幾天、看看家里人的區長楚維亞科夫穿過木槌球場，一脚把球門從土里帶出來，一路把木槌和木球踢得亂滾。

他手里擎着一桿雙筒槍。

魯道夫·卡尔洛維契勸大家放心。他再三說一點兒危險也沒有：加夫利拉已經給細起來關在地窖里了，明天警官就會把他帶走。但是勸也白勸，說也白說。

有一天夜里，草原遠處升起了紅紅的火光。一清早就傳出消息，鄰近的農場燒掉了。有人說放火的是個雇農。

從放德薩來的人帶來消息說，城里不大安靜。傳說碼頭上的棧橋燒起來了。

生日那天過後，有一天天剛亮，警官來了。他帶走了加夫利拉。彼嘉在清早的夢里聽到警官的馬車的鈴聲。

避暑客人紛紛離開了別墅。

不久，農場整個都空了。

彼嘉在老杏樹底下的那只木桶旁邊站了一會兒，拿小棍打了几下水。不！木桶也變樣了，水也變樣了，老杏樹也變樣了。

一切，周圍的一切都變得陌生了，一切都失掉了魅力，所有的東西都好像從遙遠的過去甦着彼嘉。

難道最後一次，海水也會這樣冷冰冰地、這樣漠不關心地接待彼嘉么？

彼嘉向懸崖跑去。



## 2. 海

剛离海面的太陽直晃眼睛。太陽底下的整个海面都像鎂光一样在燃燒。草原到了海边就突然中断了。

几棵銀色的野橄欖樹，被气浪包围着，在峭壁上顫动。

一条險峻的小路弯弯曲曲地通到下面。彼嘉一直是習慣光着脚在上面跑的。現在穿上了皮鞋，使他感到行动很不方便。鞋底很滑。腿自己在跑。簡直無法停住脚步。

在第一个轉弯前，彼嘉还勉强抵抗着地心吸力。他用鞋跟踩進土里，用手抓住懸在小路上的干草根。但是腐爛的草根常常断在手里。脚跟下泥土直往下掉。彼嘉被包围在可可粉似的一团棕色的塵土云雾里。

塵土鑽進鼻子，喉嚨里直發痒。彼嘉受不了啦。嗨，管它呢！

他大喊一声，揮动双手，不顧一切地冲下去。

帽子兜滿了風，在背后扑打。海軍服的衣領飄舞着。荆棘直往